



10810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

明

皖桐左

光先羅

生選

宋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宗裔李嗣立評定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紹興五年

訂

臣綱言伏奉告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者禮祀合宮精意格于上下錫福寰海湛恩浹於臣民致茲臯戾之餘亦預甄收之列以榮為懼既感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一

且慙

中

伏念臣造道弗優賦材甚陋值國家之艱棘

躡英俊以驅馳當聖主龍飛之初誤蒙首舉任大臣

棟隆之責其敢雷同惟信古太過而欲為曲突徙薪

之謀故與物多違而每致跋胡疋尾之患奉身以還

何補朝廷任道而行有同醉夢念一違於軒陛忽九

換於星霜適繼懋喜過之鄉自貽伊戚免蛟鱉垂涎

之口難報此恩恍然若脫兔之投林老矣嗟病牛之

臥隴竊真祠之厚祿已負素餐極祕殿之華資更慙

非據叨膺寵渥采積凌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

三公以慈為寶陟降無私於好惡體貌不替於初終

釐事告成欲均敷於有衆皇恩廣被遂濫及於陳人  
臣敢不益堅葵藿之心期保桑榆之節望鴛鴦之清  
切莫陪北闕之班奉香火之精懃願祝南山之壽臣  
無任瞻天仰聖戰越惶悚之至

親筆詔書

朕昨總戎車前臨敵壘洎潛師之引遁勞戍役以  
言旋惕若躬躬懼茲多難聿求善後之計敢蹈護  
前之非博訪舊臣屢形深詔卿首陳三策適投却  
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闢與邦之畧意拳拳而曲折  
言凜凜而高明有發予衷如對卿語此乃卿精忠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二

許國誠節表時雖在燕閒之中不忘開濟之事肆  
披風蘊因致良規省閱再三嘉歎不已至若議和  
避地之失練兵積粟之方將議改圖共期底績臨  
朝願洽顧策慮之是資當饋思賢念語言之可想  
宜從疾置時告嘉猷終藉經綸之才助成戡定之  
烈故茲親筆以示至懷賜李綱

謝親筆表

臣綱言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  
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燕辭冒貢方虞蕭斧  
之誅宸翰載頒乃膺華袞之寵燦爛奎壁之晝昭回

雲漢之章葑屋生輝臣鄰攷觀

謝

竊以人臣之言不

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而激切則有逆鱗之愆人  
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臣之言而廣大則有盈  
庭之咎辭順理直而匪訐者言之善博詢精攷而不  
惑者聽之公自古所難於今乃見皇帝陛下悼戎壘  
之弗靖慨國步之多艱欲成捍禦強敵之圖故有諮  
諏舊臣之令而臣夙叨殊獎嘗忝近司清問下詢雖  
頗殫於千慮空言上達曾何補於萬分誤蒙睿慈親  
洒宸筆褒以精忠之目許之時告以言鳳翥鸞翔筆  
勢妙追於古蹟風飛雷厲訓辭感動於人心顧臣何  
人當此異數鄧禹被光武之親詔李靖奉太宗之手  
書如臣所蒙視古無愧刻之琬琰著聖君與善之誠  
傳之雲來見愚臣許國之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  
能天縱盛德日躋招徠俊傑之謀協濟興王之運禮  
從微始濫居辛毅之先仁不遐遺曲故簪履之舊致  
茲榮耀驟及凡庸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素守衰慙  
定遠難致玉闕之功老比營平願上金城之畧報恩  
有路矢死爲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三

從來雖有蕭斧之說然無意義蕭斧當作齋  
斧古者遣將具斧鉞齋於太廟而後遣之所  
以重將帥之任也

謝親筆劄子

臣竊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  
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跪讀聖訓仰戴天恩涕泗  
橫流精爽飛越竊念臣賦性樸鄙初無寸長誤被特  
達之知首膺考爰之選待遇之禮超軼等倫犬馬微  
誠敢忘有效而臣許國之忠雖切防患之術實疎拙  
於謀身與物多牾乞骸罷政誣謗並興流言飛文汗  
浼天聽負憂抱釁不敢有明陛下察其心於群口鑠  
金之際薄其罪於衆人欲殺之時始終保全使得視  
聽食息以至今日肉骨之恩盡出鴻造永惟天地交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四

母之德非臣殞首捐軀所能報稱昨自去冬狂虜犯  
順戎輅親征海嶺之情同深憤激而臣不量淺短輒  
以已見陳防捍賊馬便宜利害以聞伏蒙詔書特加  
獎諭迨至今春虜騎旣遁又奉詔旨令臣條具攻戰  
守備措置綏懷所以爲善後之策者來上臣感荷大  
恩殫竭愚慮敢以區區管見冒瀆天聰議論迂疎文  
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今者乃蒙聖慈  
親洒宸翰曲賜褒稱旣日之以精忠又許之以時告  
不遺簪履之意溢于訓辭顧臣何人可以當此銘鏤

肌骨矢死不忘昔唐權德輿嘗讀太宗賜李靖手詔

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如臣所蒙於靖何愧顧  
臣竢然衰病未知圖報之所惟當十襲秘藏刻之金  
石傳示雲來使天下後世知聖君不忘舊臣樂取諸  
人以爲善者如此臣已奉表稱謝外謹齋沐親書劄  
子冒塵聽覽臣不勝感恩惶懼戰越之至

親筆詔諭

紹興五年十月起公安撫江西公先  
有辭免二疏故高宗以手詔起之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師  
旅荐興民益凋瘵肆圖舊弼往鎮臨之卿威名德  
望聳動一時風采想聞人自甯服起于閒館作我  
价藩匪惟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  
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五

折選衝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爲已任勿  
間中外勉爲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親筆詔諭  
卿其悉之

辭免第三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辭免新除江  
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允所乞臣已再  
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  
字牌降到親筆詔諭勉臣使行不必數有所請臣不  
勝感恩荷德惶懼激切之至伏念臣學術空疎才能  
迂拙嘗誤蒙於器使初不閱於歲時建炎承乏宰司

者僅七旬紹興將命荆廣者纔數月迄無善狀仰報  
明恩豈徒一譽而一非固已再奮而再躡自知淺薄  
姑務退藏跡異義之雖微誓墓志同仲子但欲灌園  
豈謂皇帝陛下曲軫深慈眷憐舊物起自閑廢之地  
付以方面之權親洒宸章臨責丘壑隆恩厚德超度  
等倫瑣質庸材益難報稱而臣衆毀所集憂患異於  
他人多病交攻精力愆於往日經霜之葉望風而先  
零傷弓之禽聞弦而亟墮畏首尾而身之餘者有幾  
懼萋斐而心之慮者益深惟險阻艱難之備嘗宜恐  
惕驚危之獨至使膺委任必致顛隳與其異時蒙曠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六

職之誅曷若今日被固辭之責力祈矜允不避再三  
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忱辭無嫌反汗使安閒散深沈  
孤蹤至於在畎畝而愛君伏嘵嘵而憂世此則微臣  
之素志豈以進退而異心閑寂之中思慮有得自當  
獻進於君父庶幾圖報於涓埃于冒天威俯伏俟罪  
辭免劄子

臣綱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重寄臣以憂患之  
餘早衰多病再具奏辭免乞寢成命未奉俞允今月  
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賜臣德意  
之隆訓辭之渥非臣愚陋之所宜蒙臣不勝感激惶

懼之至伏念臣久荷國恩誤被驅策備嘗艱險屢蹈  
危機仇怨滿前得謗特甚皆緣國事豈有他哉一昨  
靖康間金寇犯闕臣竊謂朝廷軍政不修故使夷狄  
敢肆陵侮當治兵爲自彊之計然後和約可成而上  
和議者一切苟且目前不爲宗社生靈長久之策謂  
臣異議遂成怨仇至建炎初遭遇陛下龍飛首蒙擢  
用寘之宰司是時僞楚張邦昌以太保同安郡王領  
尚書省臣竊謂邦昌已嘗僭竊位號豈可參與朝政  
使四方解體上疏乞正其罪聖意開納邦昌謫授散  
官安置僞命臣寮等第行遣而受僞命者復成怨仇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七

二怨合力致死於臣巧詆厚誣靡所不至加以危蹤  
寡與忌嫉者多徒抱孤忠不能自達今者陛下察臣  
於積毀顛沛之中起臣於遠屏閑廢之地宸章奎畫  
光賁山林聖德厚矣而臣久冒風波之險實懷憂畏  
之心啓慶不遑進退維谷藉使臣力疾承命龜勉效  
官遇事蓄縮無以自見豈不仰負陛下委任之意哉  
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累奏力辭者非獨以犬馬之齒  
已衰負薪之病方甚之故也伏望聖慈哀憐更加矜  
察許臣少安閑散保全晚節使仇怨者無以中傷則

臣感戴天地父母之恩隕首捐軀何足論報臣已



其奏辭免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聰伏俟嚴譴

和議之誤國彰彰矣而受荆昌偽命之臣雖至愚者猶知惡之乃竟以二怨交攻使公孤忠莫達甚矣關主之不足與有爲也

謝親筆詔論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特降親筆詔諭臣已望闕謝恩祇受告命訖者忱辭冒貢仰祈從欲之仁宸筆載頒誤被非常之寵天語丁寧而溫厚雲章燦爛而昭而久抱負薪之憂有稽嚴命莫遂循墻之請徒切硯

漸中

謝伏念臣奮自書生幸遭休運當聖主龍飛之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八

寔中興草昧之初博選時髦首冠台輔外拒憑陵之

醜尸粗定規摹內排僭偽之邪朋稍伸典憲荷知其

映圖報未能責重憂深果自貽於顛覆才疎意廣終

何補於消埃賴皇明之燭幽脫讒波於濱死美名峻

秩盡復青氈三徑一廛也甘白首敢意睿明之求舊

加憐孤陋之投閑起自山林付以方面親御翰墨發

爲奎壁之文光賁臣鄰增重藩屏之勢恩輝若此報

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憂勤圖治念

股肱之郡聿求共治之良采葑菲之材不以下體而

棄誕敷大訓式邁其行用人無中外之殊實繁鴻造

自任以社稷之重其可易當臣敢不佩服深慈激昂  
晚節謹奉法而循令庶宣化而承流成象可觀幸仰  
窺於義畫上章請覲願親奉於堯言

論金人失信劄子

紹興六年二月召赴行在面  
劉訖赴江西任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爲  
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  
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  
察其故亦自以爲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  
則愧耻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繇殊不  
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九

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遁方震怖之不暇豈敢  
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  
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爲  
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  
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爲失信於契丹則  
可以爲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  
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關勤王  
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爲久長之計一切  
有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爲梗然當時所許  
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

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王帛殺戮尤甚  
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  
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  
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  
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  
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如聶山王雲之流是  
使虜中往往爲兩河之民所怨也繇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  
汗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破之說以款勤王之師  
遂遷二聖卷六宮而比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

十

金人失信者二也金人負大信者三反以此名加  
於中國以爲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凶  
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爲已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  
人橫逆君子猶以禽獸蓄之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  
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爲小願陛下降臣此章與  
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  
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夫與夫將士兵民聞  
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八百其勇士氣日

振戡亂定功莫此爲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直壯曲老  
論鈴家能言之志爲氣帥不嫌剛  
餒非論鈴家所深知也

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  
正猶碁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  
宣撫制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  
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繇湖湘以  
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雖令未易達  
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  
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  
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一  
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  
中央者也既逼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  
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  
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  
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  
岳飛爲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  
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  
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  
臣觀自古有意於爲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  
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履艱險

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  
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  
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  
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通貨賄稍稍就緒  
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  
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  
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爲難則漢江  
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  
當以兵護糧舡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  
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二

庸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公嘗論天下形勝以關中爲上襄鄧次之今以襄陽爲上者以兩河旣失因時制宜也

論和戰劄子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  
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  
軼結駟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橫人憑  
軼結駟說以連橫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  
魯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爲群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  
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  
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旣成投書函谷關

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繇是言之爲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隣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息兵革災患相郵慶賀相從夫是之謂和金人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旣已約和則又求釁以戰以此亾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爲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爲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爲自安之計其可乎况仇讐之邦不共戴天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三

一辭重幣祗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修政刑明賞罰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旣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惟戰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嘗不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已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脆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模有應變之方畧有韜韞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

敵人有所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爲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旣修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指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中興之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願無以細故動搖益務自治自強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橫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四

金人每勝必和旣和則又求戮以戰二十年來以此凶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但不能欺明眼人如忠定者耳以戰國之從橫譬當時之和戰極確宋人讀戰國策亦咲連衡之愚而且戰且和卒無定計者不能堅忍而爲細故所搖也

### 論財用劄子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祿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宮減省無橫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虛侍從多闕省臺寺監之官未嘗具員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臣竊觀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表裏不啻數十萬人日有食錢

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於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權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惟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於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許歛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於民曷從而得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賣戶帖名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巳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却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非義不理興師動衆奉辭伐罪非財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五

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克濟大功昔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拏不解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通於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歛於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於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擇有心計疏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於戶部常賦朝廷權貨外別項封樁專以養



兵而佐中興伏惟陛下裁幸

論營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於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懇廢必有其人若籍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况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畝

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闕勸懲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六

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猶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於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其半罷給錢糧則所謂知予之爲取政之寶也凡此數者皆措置之大槩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爲成法乃

爲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何補於事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司各具利害  
申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養兵之費不  
勝幸甚

忠定公營田之說能行于紹興則足以禦金  
人董崇相營田之功不隳于天啓則無憂乎  
奴虜良法已行美利已見又群蠶而旁學之  
階厲爲梗自昔已然

論 慶州盜賊劄子

臣契勘本路慶吉二州民素强悍粗於爲盜結集兇  
黨動以萬數千百爲群頭項不一出沒江西廣東福  
建數路作過雖朝廷節次遣兵或招或捕至今徒黨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七

依舊猖獗全未平殄多於慶州管下諸縣擇要害地  
建置寨柵蜂屯蟻聚窺伺間隙攻陷州縣殺戮生靈  
擄掠財物爲害不細一路官兵進討則散入他路諸  
路官兵進討則深入巢穴依負險阻卒難討蕩官軍  
旣退則復出爲惡習以爲常而又諸路軍馬無所統  
一乍前乍却心力不齊非設方畧使諸路之兵節制  
歸一難以成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西廣東福  
建三路軍馬一慶節制諸路各應副錢糧江西兵屯  
慶吉州廣東兵屯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禁其出沒  
抄掠因利乘便會合掩擊討蕩巢穴勦殄積年逋誅

之寇或因兵力招撫出降以次酋首并強壯人充軍  
前使喚使數路良民早得莫居不勝幸甚

國朝於廈州置節鎮正與公意合但節鎮難  
其人耳 李又玄評

### 論福建海寇劄子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劫掠沿海  
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動以  
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  
艷皆有倣效之意臣恐自此爲患未艾蓋緣兩路帥  
司並無戰艦水軍遇有海寇坐視徯獮不能進討止  
是於沿海擺布些小兵卒爲保守之計賊船來去近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八

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荼毒擄掠船舶旣多愚民嗜  
利喜亂從之者衆將浸成大患如晉之孫恩不可不  
過爲之備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常存兵於兩路鎮壓  
仍下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艦招集水軍水夫常切  
教閱令士卒習於風濤之險以水夫駕舟以官軍施  
放弓弩火藥雖賊權飄忽可以追逐掩擊殄滅一兩  
頭項則餘人有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幾海邦之  
民得被朝廷大賜不勝幸甚

以作賊得官嗜利喜亂之徒其歆艷固宜此  
今日招安盜賊之明鑒也必威足以警使俱  
而有歸恩足以懷不挺而走險于武震庶毋  
項乎 李又玄評

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爲水旱所困者人事修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况年歲之儲尚有闕乎祖宗常平之政寔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糴不使傷農凶年則損價以糴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饑困之患勅令備具禁劄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居諸色錢物州縣邪移朝廷剗削所餘無幾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糴凶年民有饑色則無米以糴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繇亘數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九

路江湖爲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政不修之過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提舉茶鹽官爲提舉常平茶鹽等事勿使視之爲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有違戾自今州縣不得那移朝廷不復剗削依舊推行糴糶之政敢有違戾重寘典憲庶幾良法復舉民受其賜天下幸甚

臣伏觀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

臣伏觀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

淵聖皇帝鑾輿未還久困沙漠陛下欲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而未可得辭旨懇惻讀之者爲流涕臣竊仰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思慕之極見於羹墻誠意格天天必從之兩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者或謂二聖還則難於所處臣竊以爲不然昔漢高祖旣定天下太公猶存高祖曰定天下者我也故太公稱太上皇韓安國援此以說梁孝王使知帝王無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寇再來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僞之臣易姓建號宗社顛危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二十

天下反覆賴陛下揔師于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繼大統守宗廟社稷爲神明萬物之主迨今十年國勢粗定此陛下之功也况將恢復區宇剪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旋軫爲宗社無疆之休哉正當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問安視膳先意承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內外歌詠歎仰而垂裕無窮豈不趨歟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舜往于田彌泣于旻天于父母自古帝王稱爲達孝無如帝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禱于上下神示惟以二聖早還爲祈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

揔覽萬機惟以何施何爲可以還二聖爲念則神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申包胥聞伍員有亾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於秦廷以乞師果復楚國狄仁傑語武后之事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帝王之位躬孝悌之德欲救父兄於漠北苦寒之鄉天地神人其所佑助宜如何哉昔太公爲楚軍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誠能爲自治自強之計國勢日隆臣將見如侯生之流緩頰往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臣以愚忝干冒天威不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二十一

勝戰越取進止

二帝之還不在朝祈夕請而在所施所爲漢高兵振而太公自歸其明驗也于肅愍深得

此意

晉惠公爲秦所執使人歸告卻呂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困也繇此觀之卽淵聖歸亦不難于所處矣此古今不易之理也

辯余堵事劄子

臣伏見靖康間結約余堵事近年朝廷士大夫不深知其故往往追咎以爲失策又以其事爲專出於臣此所謂見影而吠聲者也臣請論之余堵者耶律氏之尊屬也實掌契丹兵柄天祚失德人心離叛余堵欲立其子所謂晉王者以靖國人未果而女真之變

作余堵將兵于外以禦之其謀頗泄天祚誅晉王及其母余堵聞之不敢歸國遂從女真方粘罕之圖太原也余堵在其軍中因使者蕭倫等來使達意於中國欲援立耶律氏且爲內應是時邢侗張撝館伴得其言奏聞淵聖宣諭宰執僉謂國家自澶淵以來與契丹盟好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賜古所未有

一旦見利敗盟遂有金人之禍非援立耶律氏以合天心禍難未已且謂使謀雖泄亦無甚害正欲間之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使陳平間楚之義淵聖以爲然得旨令宰執召使人會議翌日宰相徐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二十二

慶仁吳敏知樞密院事臣綱門下侍郎耿南仲中書侍郎唐恪尚書右丞何臬同知樞密院事許翰皆聚於都堂召使人蕭倫等并館伴官邢侗張撝河東轉運使張灝皆使與議詢其說與邢侗張撝所奏之說合宰執因以朝廷之旨諭之以荅其意是時雖屏堂吏而與議者衆其言頗泄於外士大夫多知之其後臣被命宣撫兩河得淵聖親筆令援立契丹招納李嗣本等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屬官詹大和主之皆得其要約何獨余堵哉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罷廷之論中變臣亦以疾丐歸其事遂寢今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一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玄評定

謝賜王鵲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玉鵲馬一匹臣已

祇受訖天庭入覲慙非季子之歸御廐呈材濫受康

侯之錫寵踰其分愧溢于懷中謝竊以晉文多修扞之

功乃被周王之賜子儀有戡定之烈是膺唐帝之恩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一

顧臣何人亦與茲數去軒墀而戀寵畀牧圉而增榮

秀骨蘭筋騰驥磊落殊形逸態倘儻權奇鍾流雲飛

電之姿有超山跨谷之足宜膺駕御節以和鸞以昇

瑣材實謂非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臨下以道

觀能起臣於閑廢之中賜臣以清燕之對禮加三接

恩解左驂憫其驅馳之勞予以安閑之乘而臣衰頽

已老結約亾奇修我戈矛莫豫宣威於沙漠歸于丘

壑終期解縱於涓濱

宗人李春熙題

論進兵劄子

他

論進兵劄子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三賜引對疎

遠之跡得望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仰聆玉音俯  
竭愚悃臣子之情不勝欣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  
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疎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敢  
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  
廷軍政不修致有

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

之業爲自治自疆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當熙寧元  
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爲先  
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  
有正變通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  
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

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  
大畧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而不精反以爲累故  
昔之善用兵者料簡至精率能以少擊衆如于將銀  
鉞迎刃而斷莫之敢撓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  
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三千符堅百萬而敗於謝  
苻之偏師用此道也又况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  
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  
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矧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

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冗食既多坐

耗國川疲劣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數萬之衆

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

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爲敗擒故昔之善將

兵者或深謀於已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

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

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已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

之遂傳檄而定夔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

謀於已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

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

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鑼鳴鼓而駭諸侯者

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今之大將號爲出群帥之右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三

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虚心下士以謀爲  
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  
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  
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  
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  
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  
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  
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畧布行  
陣爲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  
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銳曲直陣形雖殊其欲

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爲支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昔北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爲三覆以待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古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爲先山川林莽蒼鬱深密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應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鷹駢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四

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有小獲未聞有能大殲醜虜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蹤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

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爲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  
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  
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  
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  
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  
闔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  
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爲務降官  
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  
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  
敷配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  
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夫民爲邦本本固邦  
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鼈無生  
養之理爲父母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肌欲  
求久安其可得乎管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錢陌  
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爲監  
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饒色樵蘇後爨  
師不宿飽軍旅之興糧餉爲先而去季自江以南絲  
地數千里適有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饑民餓殍  
相望於路雖浙西號爲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  
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糴買數目雖多亦未必

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  
糧於敵臣竊以爲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  
而去必不使爲我有糧道不繼爲患甚大若欲取於  
僞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甲伐之義失  
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  
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  
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所以制鐵騎之術而亟  
欲興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於戰陣之際  
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  
如奕碁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六

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  
興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指大臂小平居已  
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敵哉兵猶博  
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罄所有以事  
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  
制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  
斷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驚鳥之搏必戢其翼猛獸  
之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  
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爲備乎  
欲敵人之不爲備乎事固有先敵而後實者然既有

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自朝破  
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泚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  
秦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  
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  
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腋  
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  
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傳  
虛之謀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  
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  
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七

二夫勝負兵家常勢勝之非難持久爲難籍使玉師  
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益人  
來援當何以待之此當善後者一也兩路之民懷戴  
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旣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  
覆護之乃可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  
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  
恢復之功難爲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閩中而卒  
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奕者其置子  
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  
此則所以圖爲善後之計者宜如何哉此當善後者

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北出自虜斷圖此  
武功事勢旣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旣修莫  
若小試勒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豫賴  
之以爲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  
馬易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  
世爲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  
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踰海  
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  
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  
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蒙陛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八

面諭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  
士大夫咸以爲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  
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  
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爲精金卒百戰則爲精  
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  
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裁幸昔周宣中興北  
伐則夷獫狁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銳颺舉電  
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固以爲戒然則  
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爲主也夫其進銳  
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強志慮太銳一有



衎遽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祖與項籍戰其喪  
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  
相之告宣帝曰收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  
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  
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  
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  
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  
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  
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  
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  
聞之士大夫亦願得其梗槩矣臣素以治兵爲然豈  
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自茲以始夫  
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  
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  
觀一有蹉跌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  
筭取勝而無爲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取進

止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九

進取之序先山東而後京西此所謂攻其瑕  
則堅者瑕也圖善後之策使兩河之民不虞  
遭屠戮之慘非因粮之說使僞地之民不  
望從賊之心此所謂以天下爲度也公固主

戰者也而務持重多筭選籌制勝所繇與好勇倖功者異矣

天下士民無不願戰勝獨主和者袖手旁觀惟觀一有蹉跌以售其說主和者之肺肝其足食乎

謝到任表

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到江西境受帥任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職事訖者起膺分閫濫當江表之十連入覲行朝誤蒙晝日之三接祗奉丁寧之訓勃敢辭疲後之驅馳已見吏

民布宣德意

中謝

伏念臣駑駘陋質樗櫟散材叨考爰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

於風雲感會之初迄無善效備使令於盜賊披猖之際頗著微勞甘心流落者十年徧嘗艱危者萬狀茲蒙起廢來從寂寞之濱更許造庭賜以從容之對撫勞優渥寵賜便蕃凡鏤金銷骨之謗誣皆見曉從風而散釋迨承臨遣深軫皇慈乃眷大江之西近接長淮之境屢更兵火繼以旱災流移衆而田萊多荒科歛煩而物力耗屈欲禦寇則軍馬單弱將養兵則帑藏空虛疆場弗寧盜賊未殄付以捍患禦災之政宜得通方適變之材願臣何人乃預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躋盛德天覆群生旣諒臣之忠誠故委之

以要害之地欲試臣以民事乃任之以艱窘之時而臣命蹇數竒材疎志廣終始維持於一意俯仰無愧於此必使足食及兵而可爲盡瘁敢忘於夙夜儻求牧與芻而不得乞骸願返於山林

### 論賑濟劄子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饑民闕食使之推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與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流徙闕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一

給米收養共賑濟五萬九十二人又給曆州縣遺官簡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其間亦有願入米麥以助官中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聞訖契勘本路連年早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價錢至一百三十四文近來雨澤霑足早禾已熟米價頓減新米一升止四五十大將來秋成決有可望之理此蓋陛下勤恤民隱至誠惻怛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本田畝有不曾種蒔者甚多人情方蘇未宜重取更望朝廷寬假有以涵養之乃爲得

計昔周宣遇裁而懼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前日星  
驥安知不爲中興之資在陛下特加聖意而已干冒  
天威不勝戰越

存此以見當時民困乃至如此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江西路環數千里爲郡十有一爲縣五十有  
三控引荆湖襟帶吳越爲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  
里不遠平時商旅繇獨木渡江自光蔡以趨汴都最  
爲徑捷當六朝時九江豫章皆重鎮屯兵選帥以臨  
之今朝廷保據江左審察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  
江東荆湖皆置大使付兵二萬假以重權錢糧優裕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

十二

贍養不闕所以崇屏翰之勢爲長久之策也近年以  
來軍馬撥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場蕩然無捍禦  
之備倉廩枵然無蓄積之資而猶建置大帥是有名  
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且以江東荆湖論之建康有  
張俊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飛一軍猶  
足以奮張軍聲以爲翰蔽江西一路獨無兵將沿江  
上下千里之間殊乏控扼使敵人來則已如其果  
來必乘間擣虛則無如江西者矣譬猶邪氣之傷人  
必繇間隙盜賊之妄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  
入對嘗具劄子乞元降畫一指揮軍馬錢糧之半伏

蒙聖慈察見本末有矜從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  
應副臣非不知方朝廷措置淮甸恢復京東西未暇  
及此然但知進前不知備後非策之得也今沿江所  
屯數十萬衆擁萬人以爲一路根本似未爲多臣昨  
自行在將帶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分遣討捕盜  
賊已差出三分之二見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  
緣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  
不難哉雖依近降指揮招補闕額禁軍然未經訓練  
何可倚仗非得正兵相兼使喚決誤國事又舒蘄黃  
三州實爲江西屏蔽見聽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內舒  
州隸劉光世蘄黃州隸岳飛臣近已具奏聞乞於劉  
光世軍中摘那二千人屯駐舒州於岳飛軍中摘那  
四千人屯駐蘄黃州緩急聽臣節制亦未奉指揮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下都督府如臣前奏所乞差吳錫  
等軍一萬人充江西大使司軍馬仍令劉光世岳飛  
分兵屯戍舒蘄黃州與江西相爲表裏庶幾敵人不敢  
窺伺一路生靈恃以無恐不勝幸甚臣以衰病難  
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宮觀差遣必冀矜從然  
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爲國家深慮至計伏望聖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三

以千餘之軍遣三分之二分捕盜賊每郡不過數百人而所向有功則公之成功奇而用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地震求言雖芻蕘之微亦得上達况臣嘗備近司荷恩隆厚受知特深苟有所見豈敢隱默輒罄狂瞽冒塵天聰伏望聖慈特賜睿覽謹條具奏聞

一臣聞地道積陰以靜爲總理不當動動必有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聖人必謹而書之者志變也漢唐以來或頻年震或一年數震變不虛發其感召之因皆有所自可攷而知迺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十四

者六月乙巳地震于駐蹕之所陛下克謹天戒降詔求言誠得警懼修省之道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人一道功無殊致唯以至誠可相感格臨變而懼變已則忘有畏天之言無畏天者其之實皆不足以銷弭變故導迎吉祥凡以無至誠惻怛之意故也夫兵革女子小人皆爲陰類願陛下致察於數者之間每事致戒則反災爲祥何難之有昔成湯遇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警而雨澤時至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

誣也臣願陛下凡應詔上封事者特加省覽

言可採降旨亟推行之未必加賞夫忠義之士有愛君憂國之心者但以言聽計行爲志豈待賞而後勸哉至於草茅疎遠不識忌諱論議激訐亦望容貸以來直言日慎一日不以天地之變爲出於偶然如日月之燭旣過則怠於修省此乃所以爲應天之實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聞諸道塗車駕將有建康之幸旣降旨以趣營繕又兵例以勅百司此誠甚盛之舉然日候一日未聞下戒行之詔豈猶有所疑而未決邪夫建康在東南爲形勝之地在今日爲不可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五

不駐蹕之所臣嘗條具奏聞屢矣天時地利人事皆當捨臨安而幸建康此者地震不在諸郡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宮禁此無他天意欲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懷土以安實能敗名昔公子重耳安於齊子犯謀醉而遣之自齊適秦秦伯納諸晉遂成霸業今陛下久駐蹕臨安躊躇未遷無乃有安之之意邪不然天意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

幸建康者一也臨安褊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國又有海道不測之虞曷若建康襟帶江湖控

引淮浙龍蟠虎踞自昔稱爲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諸將重兵已皆分屯淮泗陛下時乘六龍躬率六師進臨建康則將士之氣百倍其勇號令賞罰皆出脣斷人入願戰前無堅敵與夫深居而遙制豈可同日而語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投龜而決早降詔書以慰士民之心庶幾中興之運不日可致伏望留神幸察

一 臣竊觀古之善治兵者必多其將之員數而少

李忠

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六

給之兵所以爲臂指聯屬易相運動之術漢光武之二十八將是也又必重內輕外以爲強本弱枝表裏相濟之術唐府衛之兵是也祖宗制兵每將不過五千人其不隸將者每指揮不過五百人有事則臨行陣無事則歸營壘此得所謂多將員而少給兵之法盡屯天下重兵於京畿足以制四方州郡之兵又設禁旅拱衛王室

此得所謂重內輕外之意海內平定幾二百年靡有兵革職此之故今陛下震皇武以圖恢復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者至十數萬人



平居已不能運掉而况於倉卒擾攘之際乎宿衛單弱初無正兵緩急何以衛宸極而禦外侮此臣之所以夙夜寒心者也雖陛下恩信足以結之威德足以服之手撫指顧莫不從令然立國之道當爲長久之策恐不應如此臣愚伏願陛下常留聖意偏裨中有可用者親加識擢漸付以兵使自成頭項以備緩急驅策或收召舊人或選擇將士廣置禁旅更番宿衛使爲天子正兵考漢唐之舊制遵祖宗之成憲稍復前規銷弭後患以早致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七

一臣聞兵法欲致人而不致於人此猶碁家之爭先法耳故善碁者之置子必能制於數路善兵者之禦敵必能禁其四出今諸將大兵列屯淮泗又以宰相督之可謂重矣敵人亦必聚其犬羊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虞願詔劉光世專事陳蔡岳飛專事唐穎使敵人分兵以拒我則淮泗之力紓使不能分兵則乘間擣虛吾無遺策矣今劉光世軍已進據合肥而岳飛大軍尚留武昌未進誠恐緩不及事坐困錢糧未見其可伏望聖慈特降詔旨督促其

行庶幾不失機會今冬可無衝突之虞願加睿  
宥

一臣聞行師用衆糧餉爲先雖有堅甲利兵非粟  
無以戰雖有高城深池非粟無以守有國家者  
無三年之蓄曰不足而況於月支日給乃旋爲  
之計乎去歲旱災之廣縣地數千里穀斗有至  
千餘錢者常賦損於減放漕計困於轉輸常平  
義倉匱於賑濟公私枵然皆無儲蓄使今秋復  
繼之以水旱其何以堪所幸天道佑順雨暘時  
若遂成有年江浙閩廣悉皆登豐目今米價已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八

減將來穡事告成粒米定須狼戾此誠朝廷廣  
糴儲蓄之秋也昔趙克國討先零嘗謂塞下糴  
四十萬斛賊豈敢動哉繇是觀之國以兵爲命  
兵以食爲天何可少緩夫穀太賤則傷農乘登  
豐之歲以善價廣糴官有儲蓄而農不告病是  
行一事而兩利也朝廷近降糴本付轉運司限  
數收糴固爲得策然轉運司不過分降諸州諸  
州不過分降諸縣諸縣不過敷配人戶強委之  
直而責其粟則是有和糴之名無和糴之實非  
計之得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

郡以轉運司所分糴本專委官吏置場收糴其  
初卽以善價取之民間量增分數嚴立約束使  
無邀阻糜費則人戶商旅自然樂輸數百萬斛  
不難辦也始時民間唯患交子恐難行用今朝  
廷旣改交子之法以爲關子卽與見錢無異自  
可通行唯官告勅牒須勸誘上戶使之入納亦  
乞令州縣以勸到見錢付之糴場使之收糴庶  
幾革近年科糴之弊公私兩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近年以來委辦州縣或製造器用  
或收買物色期限太嚴督責太峻州縣官吏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十九

敢申明如期應命但欲塞責而不爲長久之計  
遂使公私皆受其弊而卒無補於實用如福建  
之翔海舟製造滅裂尋卽損壞廣南之買耕牛  
道里遼遠率多斃踏此皆所費不貲無益於事  
不可不察也夫創造不精曷若買舟之可久遠  
致多斃曷若厚價以招來雖有所費蓋不得已  
如其不然所傷實多方朝廷用兵之際財賦窘  
迫豈可不計較愛惜而耗盡於無用之地哉臣  
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朝廷拋降製造收  
買物色或期限太迫或土產非宜並許州縣申

陳利害從長相度以聞朝廷更加審察而施行之庶幾公私兩便無虛費而有實利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前此數年專以退避爲策亦不責州郡以捍守又降詔旨許令保據山澤以自固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習既久往往以修城壁爲生事建議官吏反受罪責如連南夫以修泉州城委官體寃裴廩以修衡州城重加貶黜州郡望風畏縮無敢復議修城者夫以偷情苟且之習而重之以朝廷威令其誰敢復冒罪責而建長久之計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壕塹頽毀湮塞不復修矣今與僭逆之寇壤地相接無數百里之遠而沿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爲藩籬者蕩無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賊馬警急追摩封疆不知何以禦之此臣之所不能曉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十

臣愚伏望聖慈特加睿察令朝廷熟議如捍禦之計非城池不可卽乞降旨明告中外以昨來罪責官吏自緣搔擾非以修城之故應添江州鄱候今冬農隙許之漸次修築城池建置樓櫓

之類朝廷特與應副庶幾自保之計旣備進前

之策可行天下不勝幸甚

以正兵屯淮泗以奇兵擣京西使彼分兵則淮泗之力舒彼不分兵則擣虛之計得此理易見而不能用者殆有庸懦之鬼宅于其胸故惘疑莫決耳

車駕巡幸江上起居表

臣綱言伏覩進奏院報九月一日車駕進發巡幸江上者鑾輅順動法天道以省方靈旗指麾慰民心而伐罪弼令所及呼舞惟均臣綱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孝悌通于神明覆載侔乎天地念父母之辱欲救之於閔河萬里之間憫烝黎之艱將拯之於塗炭十年之後採之公論斷以必行方其發軔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之初已有中興之象勞軍細柳想按轡而徐驅督戰澶淵宜應弦而遠遁凡爲臣子咸願翼從况臣嘗備近司最蒙殊獎守藩條於外服莫陪羈勒之餘望日御之所臨徒深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遣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嚴雋亦必聚其犬羊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宜詔岳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

將收復鎮汝軍商號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糧儲不貲  
頗如臣之所料然臣竊謂大兵弋伐當以招納爲先  
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當以保守爲上不在亟務  
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知陛下之德意則中  
原士民日俟王師之來響應影從大功易集臣又聞  
虜僞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而斷其歸  
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帥以持重用兵勿爲  
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區區愚慮庶有補於  
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李忠定公奏議

僞境本吾境而僞境之民本吾民也弋伐以招納爲先不在多殺復境以保守爲上不在

卷之十一

二十二

亟攻蒿然王佐之言

乞罷江西帥劄子

乞兵疏二十上竟不報始乞罷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邊惟冒瀆死有餘罪伏念臣  
鄙樸無取諛蒙聖恩起廢於十年流落之餘畀付以  
一路兵民之寄夙夜黽勉期稱所蒙適丁僞虜猖獗  
之秋當爲防冬捍守之計而臣本司軍馬盡已撥隸  
諸將沿江千里要害之地初無數旅控扼之兵累具  
奏陳未蒙差撥今者邊郡探報羽檄交馳朝廷行移  
星火緊急皆謂賊馬屯聚將爲擣虛之謀惟臣本路

空虛初無禦敵之具儻使犬羊之衆來犯封疆則夫

士民之心何所倚伏臣已再上章疏控告朝廷乞摘  
鄂都督行府之偏師及勾抽福建廣東之半將濟此  
危急庶能保全臣聞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帥守江西臣之職也朝廷付臣  
以一路委任重矣不知緩急之際責臣以守乎不責  
臣以守乎責之以守則必與之以可守之具不責之  
以守則非獨朝廷今日事體不可如此亦非臣平日  
之素志也如蒙朝廷俯從危懇使兵力粗可支梧則  
賈誼所謂守圉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者臣雖無  
似竊庶幾焉儻或所陳不合廟畧卽乞朝廷以臣不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材先次罷黜使得歸老山林保全晚節亦臣區區之  
至願伏望聖慈特降睿照憐臣堅請力爭蓋憂於誤  
國察臣難進身還非薄於愛君早賜矜從以安愚分  
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  
至

論擊賊劄子

臣竊觀自古用兵者相持旣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  
勝曹操袁紹官渡之事是也王師與虜僞相持於淮  
泗間幾半年矣前日岳飛之舉我出奇也惜乎以錢  
糧不繼而勾回軍馬未能成功今日賊馬渡淮彼出

奇也若能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臣願陛下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蕪黃間約岳飛兵相爲犄角以夾擊之期於必勝以復陳蔡則淮泗之師亦當自解大功可成至於江南屯兵控扼以捍奔衝自是一段不可闕也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取進止

彼出奇而我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此甚家換先法也古兵法多出此頑人不悟耳

### 再乞罷帥劄子

臣近者冒萬死于天聽乞罷臣江西帥任依舊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未奉俞允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聖恩帥守一路夙夜龜勉願效涓埃以圖報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十四

知遇之萬一而臣自今春入覲之初卽論本路爲上流重地去敵境不遠朝廷建置大帥付兵二萬人近來撥隸他將靡有存者竊慮不足以折衝禦侮鎮服一方乞差萬人庶可集事伏蒙宣諭以臣言爲然旣而降付朝廷止是閏送都督行府累具利害申都督行府止云見議遣兵自春徂冬初無一人一騎至者方用兵之際邊報警急之秋付臣千里之寄而軍馬單弱會不足以薄具防守臣雖至愚豈敢貪戀寵祿虛任重責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乞歸山林非獨以衰年多病不任繁劇之故也重念臣自靖康以來爲



國深慮心之精微衆人不達皆以主戰歸之姓名誤  
落於虜中尤爲敵人之所不喜使其知臣塊守空城  
於此無兵可以爲用其致寇必矣如臣者固無足道  
然嘗爲大臣被遇三朝使失守殞身上累國體雖死  
不足以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降曆旨簡會臣前奏  
所請宮觀或致仕早賜施行臣不勝幸甚

付公以當一面而無兵無將無錢糧而使之  
忍一路之憂責廟堂諸人不足惟張德遠似  
不應尔

### 乞差發軍馬劄子

臣伏准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今月十七日劄子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二十五

以臣乞除在外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備奉聖  
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仰荷聖恩但深感涕伏念臣  
材能無取誤蒙層擢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  
夙夜龜勉願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到本路  
適當旱暵闕乏之餘金穀細碎皆躬親料理粗能支  
措應岳飛大軍錢糧亦不敢闕乏建置營房修葺城  
壁制造器甲安集流移招捕盜寇皆稍就緒惟是軍  
馬單弱不足爲一路防守之具自非朝廷應副則新  
招烏合之衆何足倚仗累具奏陳未蒙差撥近者邊

報警急賊馬渡淮侵擾淮西州縣沿江一帶要害

慶並無控扼人情震恐臣深慮倉卒之際或有衝突  
與其無兵捍禦受失守之誅曷若控告君父爲退休  
之計情迫辭切日虞譴訶豈謂皇帝陛下察其精誠  
憫其拙直旣賜以詔書不容遽去又諭以所乞兵馬  
別作施行雖父母之於子恕其愚而拯其急不是過  
也今者王師大捷賊兵遁逃固足以舒目前之憂爲  
中外之慶然月始初冬解嚴之期尚遠兵貴預備黠  
虜之衆尚多正當益震大敵愈修軍政防患於不  
防之地持勝爲不可勝之謀用正爲奇濟虛以實則  
江西一路尤今日所當留意也臣竊恐朝廷旣捷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十六

之後便謂可以無虞兵馬不必調發間隙不必隄防  
則非臣所敢知也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所遣本路軍  
馬早賜施行及臣所乞李貴韓京一半兵將特如所  
請度幾捍禦有備可以輯寧一路仰報大恩哀病之  
軀終冀矜從得安閑散干冒宸聰無任惶恐戰越之  
至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臣伏覩樞密院劄子行下捷報劉光世張俊楊沂中  
等大破僞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黨  
遁歸淮北此誠陛下天錫勇智道兼神武駕御將帥

憲處並行所致露布所傳中外同慶然臣竊見間探  
所報僞齊乞兵於虜人其統領來者如四太子龍虎  
大王渾女渾金牌郎君之類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  
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止是李成孔  
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重兵於後而以簽  
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惰則爲患有不可  
勝言者加以時方初冬去解嚴之期尚遠合當措置  
防守去處更宜嚴爲之備伏望聖慈降詔諸將旣加  
獎諭又戒其無以戰勝而驕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  
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其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其路空虚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  
首尾相應萬一虜騎衝突墮吾術中王師能取勝於  
金寇則恢復之功在此一舉不再籍矣臣以迂陋疎  
遠輒議大事罪當萬死伏望聖慈特加睿察取進止  
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惰則爲患有不可  
勝言者加以時方初冬去解嚴之期尚遠合當措置  
防守去處更宜嚴爲之備伏望聖慈降詔諸將旣加  
獎諭又戒其無以戰勝而驕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  
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其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一

燕山公議狀不可不讀明宗院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李綱伯紀著

欽定四庫全書 綱目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謝獎諭表 臣伏奉詔書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特

加獎諭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瞽言上達方虞出

位之誅溫詔誕敷更被自天之寵載惟叨冒深切委

疏謝伏念臣識慮迂疎材能謝薄所願學俎豆之事

未嘗讀孫吳之書偶當戎事之艱危輒罄愚悖而忖

度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亮之者

謂懷匪躬之誠笑之者謂犯斯辱之戒但知自竭豈

暇恤他正如野老之獻芹敢意聖君之采菲伏蒙皇

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嘉其千慮一得之愚獎

以細書十行之札褒諭華袞賜重萬金葑屋為之生

輝士民忽焉改觀臣敢不澇昂素志砥礪孤忠益思

料敵制勝之謀以助禦侮折衝之計靈旗所指方勳

燕山之銘崖石可磨願撰浯溪之頌

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且

千古忠臣小影惟木從鈍則直惟石從隸則

一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一

聖是千古英主朕脂

再陳已見劄子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竊啓寡聞初無智畧徒以誤膺知獎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睿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獎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臣竊見國家與虜僞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臨將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肥水之御安能旣退而復進變敗而爲成哉前年親臨則虜騎宵遁今年親臨則僞齊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蹙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黠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屈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勸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二

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帑藏爲虛今者諸將咸捷當行

褒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  
心之未厭此充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  
而勸者推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  
痛之詔憫將士懼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  
厚賂賻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  
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  
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  
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

戰勝不計首級乘勢感敵如轉巨石於萬仞  
之巔以摧私朽此用兵要訣也然全軍推賞  
則濕賞之弊滋要在有術以權之揔在統帥  
得其人耳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三

### 奏陳生擒僞齊賊衆劄子

臣竊見近日諸將獲捷其捷報內並稱生擒僞齊賊  
衆多者以萬數少者亦不下數千人除願充軍外餘  
皆給據放散所獲糧斛多者十餘萬石少者亦不下  
數萬除給散外盡皆焚毀契勘諸路招捕盜賊卽有  
給據放散歸業之理今來僞齊賊黨雖元係朝廷赤  
子絳州縣未盡收復其給據之人寔無所歸若令依  
舊歸僞齊州縣將來不免又被驅脅從軍死於鋒刃  
誠可矜憫今江淮間曠土甚多見措置營田全少人

夫可以耕作臣愚伏望特降睿旨行下諸將今後生

擒到僞齊賊衆除揀選願充軍外餘人並管押赴江  
淮荆湖逐路帥司令措置分俵充營田使喚寔爲利  
便其所獲糧斛亦乞指揮務令愛惜或可保守或可  
搬運或可給散隨宜措置勿令焚毀以爲將來大兵  
就糧之資寔爲得策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偏地之民本吾民放歸是也然歸而使之致  
死於我且未免復死於鋒刃各生之實殺之  
也不若使之營田以養兵其所獲糧料愛惜  
椿收使大兵有所因而來歸者有以養尤爲  
得策

### 乞泐淮漢脩築城壘劄子

臣伏觀手詔車駕將乘茲春律駐蹕建康此誠至當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四

甚盛之舉也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  
建康爲措置之所當先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  
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  
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旣已移屯矣營田旣已  
施行矣楚泗旣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泐淮如廬壽泐  
漢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臣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  
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於楚張俊之  
於盱眙楊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絲亘相望以張  
國勢以警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  
邊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頰塢牛渚圻之類

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大羊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  
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夫守  
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  
如奕碁之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今陛下既已斷自淵衷不貳不疑駐蹕建康以承  
天意矣伏望聖慈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  
下不勝幸甚臣以衰病見丐閑散不勝臣子愛君憂  
國之誠輒復自竭冒昧以聞或有可採亦臣仰報聖  
恩之萬一也

李忠定

守者進之基能固守而後能進戰可謂片言  
居要深考右跡要害之地如濡瀕塢牛渚所

卷之十二

五

之類皆宜築壘屯兵是碁家冷着今流寇縱  
橫此爲先務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薜奉使迴得大金國右副  
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遠和豫厭世升遐禍  
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迨及凡在臣庶悉  
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  
訖者國家鍾九六之運鑿輿有沙漠之行遷厭棄於  
人寰遂上賓於帝所徒抱遺弓之恨莫聞憑几之言  
臣民痛心天地改色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



道君太上皇帝聖孫天縱道本生知適遭醜虜之患  
陵園致翠華之播蕩閩河萬里霜露十年朔野馳心  
衛作八龍之返使軺通問空纏九土之悲恭惟皇帝  
陛下備極人倫敢崇聖孝孺慕不忘於宵旰肝深思欲  
見於羹牆嘗瞻枕戈夙講奉迎之計問安視膳阻伸  
致養之誠罹此閔艱何以堪處伏望爲宗社之大計  
副生靈之至情少抑聖懷俯從禮制冀昊穹之悔禍  
乘將士之奮忠報不共戴天之讐神人所助建中興  
復古之烈華夏永寧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六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薜奉使迴得大金國右副  
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  
德皇后亦已上仙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  
所迨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  
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天柱傾而絕地維日華虧  
而沈月魄矧陟方於遐域尤軫慕於聖懷永命震驚  
拊心摧頌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寧德皇后  
體儼宸極德合坤靈上皇資內助之賢淵聖嚴母儀  
之奉徽音流乎海宇懿範著於宮闈遭國步之艱難

臣等莫遂九重之養傳音沙漠空遺萬國之悲恭惟  
皇帝陛下風蘊孝思永懷慈訓以富貴崇高而不得  
善人子之志以兵威強盛而未能報敵國之仇忽凶  
計之遽聞諒至情之曷處念四海亂離之未靖膺兩  
宮寄託之匪輕管瞻有爲冀刷憑陵之耻茹荼雖痛  
願寬哀慕之情用慰在天之靈是爲報親之義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臣伏觀皇帝陛下以奉使何薜回得金國右副元帥  
書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七

亦已上仰聖情追慕孝思罔極顏色之戚哭泣之哀  
群臣不忍仰視傳於四方莫不殫涕雖遵國家舊制  
以日易月而宮中自行三年之喪雖俯徇宰執百官  
之請七降批荅始以軍事方棘不得已而從之猶施  
素幄聽政於几筵之側聖孝隆厚度越百王簡冊所  
或未之有也臣聞之禮經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爲  
匹夫而能復讐者前史美之况於萬乘之主乎金人  
不道以其詐謀陵中國破都城邀兩宮以比狩而置  
之漠北吾寒之野飲之冰服醫藥皆不得如意以至

大哉此臣下不其痛天之仇也計昔之來旣不以

將又以朝廷新有武功始遣使回具報凶問皆其姦計豈誠意哉遣發使人奔問諱日奉迎梓宮在人情固不可後然或從或違處其度內皆未可知臣恐議行又以此爲敵人之重有害於吾自治自疆之術則在朝廷不得不先定其策也自建炎以來爲和議所誤專務退避國勢日蹙主威日削失天下者太半方幸近年天啓宸衷悟和議退避之非爲治兵進討之計天聲漸振虜僞震懼將有恢復之期儻或緣此噫真計中小不忍以亂大謀則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晉新城三老說高祖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高祖聽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八

之三軍縞素爲義帝發哀率諸侯東嚮以誅項籍而漢楚勝敗之勢遂分今陛下詔屯邊將士不用舊例盡爲道君太上皇帝舉哀其策得矣臣聞將士感憤至有感哭連日不輟者人心戴宋追思道君太上皇帝恩德久而不忘於此可見臣願陛下順人心承天意益廣孝恩施之行事枕戈嘗膽修政攘戎以報不共戴天之仇以刷中國之耻一飲膳一寢興無不以

兩宮大故爲念則必有合於天人之願者矣匹夫之

辱感動天地至有魚躍于水笱生于冬者而况陛下

聖天子富有四海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聖心感格

所欲其有不從者哉臣以愚直荷道君太上皇帝知  
遇雖嘗抵牾終不棄捐奉迎南都恩撫甚渥聞間哀  
慟不如無生惟有孤忠願納之陛下故敢罄其狂瞽  
不避斧鉞之誅妄有獻陳伏望聖慈不以人廢言與  
五六大臣深議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李綱言

金人以生道君而猶可言也既晏駕則奇貨  
已矣乃又奔問計日奉迎梓宮復以市重之  
柄例授敵人此何爲者兵法固有激士心之  
憤而用之者將士感哭連日憤敵深矣不因  
其憤而用之而苴爲仇後高宗于是乎爲不  
子矣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紹興七年公存江西上

臣綱言伏覩都進奏院報車駕以二月二十七日進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九

發巡幸建康府者乾旋坤轉共知天意之回雷動風  
行頓覺皇威之暢御六龍以手邁屯萬乘於要區三  
靈歡欣四海呼舞中竊以江左之形勝莫如建業之

渾雄自昔稱帝王之州於今爲東南之會控引淮海

襟帶江湖豈惟民物之阜蕃寔乃舟車之輻湊玉麟

神聖晉以中興虎踞龍蟠吳資用武兵戈之後王氣

方隆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憫帝都之未復因其

天險濟以人謀高祖之固關中戰必勝而攻必取光

武之保河內利則伸而鈍則蟠赤縣神州行遂定都

於河洛靈川沃野聊茲臨幸於江山方將張皇六師

震疊中土駕馭貔虎剪屠鯨鯢掃陵寢之氛埃葺宗廟之鍾簾恢復故境再臻太平而臣誤被宸恩濫當閫寄雖長隄新廡竊慕於常丹顧重鎮上流有慙於溫嶠心馳魏闕莫參鷺鷥之行地近日畿益傾葵藿之志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臣伏觀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剪大憝刷耻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鼓竦抃蹈踊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

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况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

初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

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  
然敗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撫六  
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志  
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  
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  
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  
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  
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  
致矣夫中興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

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一

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  
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  
哉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  
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  
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旣回應時  
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惟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  
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  
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  
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  
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

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戡亂定功後不再  
籍夫何難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  
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爲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  
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瀕  
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爲  
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尚庶  
幾未填溝壑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

矣

通篇欲高宗以立志爲先末段欲觀高宗恢復中原舒憤千古以自畢其戰守之志願意在筆先故不覺文情之周匝也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二

十餘年訓練士卒今始可用公乃汲汲以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爲言未幾而秦檜得政專主和議政事不修賞刑不信而宋遂厭厭人役矣噫公何見之之早也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臣伏觀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諷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有以見陛下克謹天戒思聞讜言銷弭變故以助中興之運甚盛德也臣竊考西漢舉賢良文學之士詳延于庭如董仲舒公孫弘晁錯之徒不過對策二篇指明時政得失至本朝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始有進卷及試

六論乃對廷策其六論題雜出於經子史注疏之間所以求卓識洽聞之士歸爲制科其得人如富弼張方平夏竦皆致宰輔其次如錢易錢明逸孔文仲武仲蘇軾蘇轍兄弟之流皆爲名士論議有補於國家然制科之舉貫穿古今汪洋浩渺非強記博識積以歲時未易能究其業所以朝廷近年復置此科未有應令者無足恠也今者陛下以天變之故詔中外待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臣深慮有司拘以進卷六論牽制舉者難於得人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寅畏天戒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三

睿旨將今來所舉直言極諫之士與免進卷六論祇令對策于廷仍於制策內許其展盡無隱庶幾直言嘉謨得以上聞其進卷六論自以待應科目之士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

臣伏覩陛下駕御將帥恩禮兼隆至有不遠千里召赴行闕者燕射錫賚賜與優渥此誠足以得其心而用其力也將帥苟眷遇之厚爭先望天光而聆玉音竭蹶造朝惟恐居後此亦臣子之至情然臣聞古之善爲將帥者非有大事不去屯所文帝欲勞棘門灞



上細柳之軍則親臨之凡以三軍之命係於主帥機  
事之來間不容髮使帥不在軍敵人覘而知之卒有  
警急何以應敵今將帥既輕千里而入覲又有逆對  
燕犒之留連邊境有虞誠不可不慮伏望聖慈留神  
深念自今非有大謀議不必遠召將帥如有獎賜之  
恩遣近臣卽其軍中可也庶幾將帥得以畢精盡慮  
爲陛下敵愾禦侮以圖恢復將來武功告成中國又  
安之後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朝夕進見體貌有加鍾  
鼓不作則遣使以訪之惟陛下所幸耳愚慮所及冒  
昧以聞死有餘罪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四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狀

臣竊聞思患預防與事來輒應者利害相去甚遠平  
時不思爲預防之計及事至而應豈不誤國家大計  
耶目今僞齊之兵爲劉光世擊敗於淮淝之上其餘  
破亡殘黨散走嘯聚往來於淮西之間蘄黃兩州旣  
有岳飛等軍屯駐鄂渚分布策應照得蘄黃兩州與  
江州實爲對境蘄黃卽江州之脅背江州卽江西之  
咽喉也萬一敗亡之卒批亢擣虛延入內地使不預  
爲之計臨時緩急調發於他郡則受敵之際旁需被  
援豈不誤事况蘄黃等州與江州煙火相望通淮之

路大小十數馬行不過三四日步軍不過七八日便抵江面若無屯駐軍馬防托要害受敵必速他郡救援非月餘不至何益於事臣竊謂淮西之舒蘄與淮東之通泰事頗相類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兵則無以援舒蘄舒蘄不守則江西受敵矣臣已依指揮將江西等州兵略許臣勾抽照得江西盜賊已漸寧息將遂州所屯駐兵勾抽一半起發分布控扼所有一半仍舊屯駐討捕盜賊未盡之處其隸將兵雖例前去差撥竊慮逐州占吝不爲發遣兼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人兵皆在虔州措置盜賊相去寫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五

遠緩急難以勾抽沿江一帶險要去處並無人兵分布防守况車駕駐蹕建康如江州等處最爲上流重地又與去年防秋事體不同理宜分屯大兵以爲控守朝廷必已行下措置本司並不會被受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詳酌施行

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兵則無以援舒蘄是扼要詔

乞益修政事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爲豐歲此和氣致祥之效也政令乖戾拂於民心天應

以炎水旱極備而爲凶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豐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焉可不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離失業殍踣相望陛下軫念之深不遑暇食親洒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意民間之有蓄積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闕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

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支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六

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歲且艱食人情驚疑如若風濤洶洶靡定然則陛下欲消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則旱暵必復爲豐年矣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漢之詩是也安知旱暵之災不爲中興之資乎願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足軍食者早整素備無待倉猝取具臨時方今強虜憑陵僭竊窺伺屯兵淮潁以爲控扼欲遲則未能欲退則不可開口待哺於縣官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歲一

不稔將何以給之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鐵炭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歛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屯兵之數不多於前時而養兵之費十倍於往日死生來去無籍可稽上功行賞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廩祿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歛放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而度量不立於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出於民謂之有政事可乎此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十二

十七

臣之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寬民力寬然後天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爲豐年此臣所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爲先也臣仰察天時俯揆人事今日誠爲危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圖爲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乞開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輒復自竭陳其大畧以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蘊爲陛下詳言之誓罄狂瞽

